

主编 / 季羨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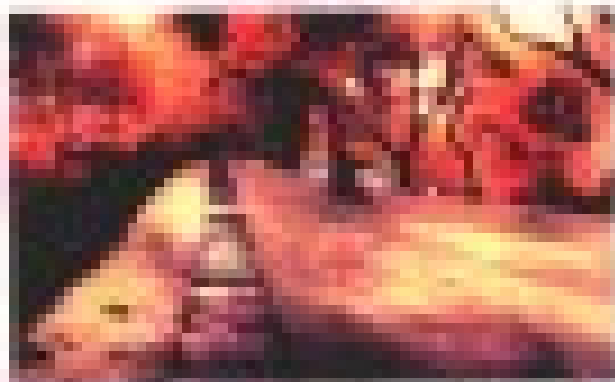
雨

刘半农

●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王鼎 / 李國威



雨

王鼎

·

李國威

《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》

雨

刘半农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/季羨林,谷向阳主编.
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03.3

ISBN 7-80606-247-5

I. 20… II. ①季…②谷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28483 号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雨 刘半农 著

责任编辑:王保华

封面设计:龙震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

32 开 486.75 印张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印数:1-30000 套

ISBN 7-80606-247-5/I·20

全套 100 册

定价:998.00 元

编 委 会

主 编:季羨林

执行主编:谷向阳 朱晓东

编 委: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江 力 闫成忠

李玉洁 何慧芹

李 颖 吴 波

何 开 黄际斌

总 策 划:王保华

作者小传

【刘半农】(1891~1934) 原名寿彭,又名复,江苏江阴人。1906年入常州府中学堂,1913年前后任《中华新报》和中华书局编辑,1917年任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教授。1920年赴欧洲留学,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与法国巴黎大学研究语音学,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归国,仍在北京大学任教,并兼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。1934年赴西北调查方言不幸染病,后逝世于北京。

刘半农的一生,在新文学创作、语言语音研究方面均有重要建树。他自1916年起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读书札记式的杂文《灵霞馆笔记》,后又发表不少文艺批评、通信、随感录等,多收入《半农杂文》第一册(北平星云堂书店,1934)、《半农杂文二集》(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,1935)。其中《奉答王敬轩》、《作揖主义》等文,因痛驳封建顽固派反对新文学的种种谬论,嘲弄封建势力形形色色的丑态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文献。鲁迅曾赞许他是“《新青年》里的一个战士,他活泼、勇敢,很打了几次大仗。”(《忆刘半农君》)刘半农写于20年代中期的杂文《悼“快绝一世”徐树铮将军》、《呜呼

三月十八》等，在揭露抨击封建军阀暴行时也颇具嬉笑怒骂的战斗力。总的来看，其文风清浅晓畅，泼辣而幽默，“有举重若轻的本领……清淡时如微云淡月，浓重时如狂风急雨，总叫人神清气爽。”（《半农杂文·自序》）但有时也失之浅直与草率。此外，他还是最早发表新诗的作者之一，并较早写作散文诗与拟民歌体诗，出版了诗集《瓦釜集》、《扬鞭策》，在现代诗坛上也颇有声名。而他在语音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则更为学界所瞩目。

目 录

作者小传	(1)
雨	(1)
静	(2)
晓	(4)
饿	(5)
老牛	(9)
“她”字问题	(10)
甘苦之言	(15)
再写几句	(18)
北大河	(21)
留别北大学子的演说	(27)
神州国光录	(30)
开学问题	(33)
老实说了吧	(35)
“老实说了”的结束	(39)
“作揖主义”	(44)
为免除误会起见	(49)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静

心底里迸裂出来的声音，在小屋中激荡了一回，也就静了。

静了！鼠眼在冷梁上悄悄地闪，石油在小灯里慢慢地燃。

他俩也不觉得眼睛红，他俩早陪了十多天的夜了。他俩已经麻木，不再觉得两边肋肋下一丝丝地噙着痛了。

沉寂的午夜，还是昨天午夜般的沉寂。

只更静，静的听得见屋顶里落下来的尘埃灰屑。

他忽然爆发似地说：“‘黄叶不落青叶落！’去年先去了他的妻，今年他也去了。要去的去不了，不能去的可去了！”

她不响。灯光在她老眼中，金花似的舞；她眼前是黑雾般的一片模糊。

她对着床上躺着的看！看！看……她想：他真的去了么？不还在屋中？耳朵里不分明还是他的呻吟？他的呼痛？……

他身上盖的被，怎？……不还是浪纹般的颤动？……

她回想到三十年前，这拳大的一个血泡儿，她怎样的捧！是！只是三十年，很近！他两点漆黑的小眼，她还记得很清。

静！什么地方的野狗，一声——两声——……

鸟醒了，灯淡了，纸窗上的黎明，又幽幽地来了。“怎么好？……只是二十多天的病，真的是梦也没做到！”

“他呢，完了！我们呢，也快了！只还留下个小的，不也就完了！”

静！纸窗上的黎明，幽幽淡淡的黎明……

乌沉沉的晨风，昨天般的吹来。近地处几片纸灰，打个小旋儿，便轻轻地飘散。

小巷中卖菜的声音，随着血红的朝阳，把睡着的一齐催醒。

破絮中的小的，也翻了个身，张开眼睛问：“公！婆！爸爸的病，想是轻了；他已不像昨天般地呻吟了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白发，白须，人面，纸灰，一般的白。阶前慢慢地走着日影，颊上漫漫地流着泪珠，一般的静，静……

晓

火车一永远是这么快——向前飞进。

天色渐渐的亮了；不觉得长夜已过，只觉车中的灯，一点点的暗下来。

车窗外面：——

起初是昏沉沉一片黑，慢慢露出微光，露出鱼肚白的天，露出紫色，红色，金色的霞采。

是天上疏疏密密的云？是地上的池沼？丘陵？草木？是流霞？辨别不出。

太阳的光线，一丝丝透出来，照见一片平原，罩着层白蒙蒙的薄雾。雾中隐隐约约，有几墩绿油油的矮树。雾顶上，托着些淡淡的远山。几处炊烟，在山坳里徐徐动荡。

这样的景色，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。

晓风轻轻吹来，很凉快，很清洁，叫我不甘心睡。回看车中，大家东横西倒，鼾声呼呼，现出那干一枯一黄一白一很可怜的脸色！

只有一个三岁的女孩，躺在我手臂上，笑弥弥的，两颊像苹果，映着朝阳。

饿

他饿了；他静悄悄的立在门口；他也不想什么，只是没精打采，把一个指头放在口中咬。

他看见门对面的荒地上，正聚集着许多小孩，唱歌的唱歌，捉迷藏的捉迷藏。

他想：我也何妨去？但是，我总觉得没有气力，我便坐在门槛上看看罢。

他眼看着地上的人影，渐渐地变长；他眼看着太阳的光，渐渐的变暗。“妈妈说的，这是太阳要回去睡觉了。”

他看见许多人家的烟囱，都在那里出烟；他看见天上一群群的黑鸦，咿咿呀呀地叫着，向远远的一座破塔上飞去。他说：“你们都回去睡觉了么？你们都吃饱了晚饭了么？”

他远望着夕阳中的那座破塔，尖头上生长着几株小树，许多枯草。他想着人家告诉我：那座破塔里，有一条“斗大的头的蛇！”他说：“哦！怕啊！”

他回进门去，看见他妈妈，正在屋后小园中洗衣服——是洗人家的衣服——一只脚摇着摇篮；摇篮里的小弟弟，却还不住地啼哭。他又恐怕他妈妈，向他垂着眼

饿

记得有一条咸鱼，挂在窗口，直挂到过年！

他常常问他的妈妈，“姑母呢？我的好姑母，为什么不来？”他妈妈说，“她住得远咧！——有五十里路，走要走一天！”

是呀，他天天是同样地想，——他想着他妈妈，想着他爸爸，想着他摇篮里的弟弟，想着他姑母。他还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条蛇，他说：“它的头有斗一样大，不知道它两只眼睛，有多少大？”

他咬着指着，想着想着，直想到天黑。他心中想的，是天天一样，他眼中看见的，也是天天一样。

他又听见一声听惯的“哇……乌……”，他又看见那卖豆腐花的，把担子歇在对面的荒场上。孩子们都不游戏了，都围起那担子来，捧着小碗吃。

他也问过妈妈，“我们为什么不吃豆腐花？”妈妈说，“他们是吃了就不再吃晚饭的了！”他想，他们真可怜啊！

吃那一小碗东西，不饿的么？但是他很奇怪，他们为什么不饿？同时担子上的小火炉，煎着酱油，把香风一阵阵送来，叫他分外的饿了！

天渐渐地暗了，他又看见五个看惯的木匠，依旧是背着斧头锯子，抽着黄烟走过。那个年纪最大的——他知道他名叫“老娘舅”——依旧是喝得满面通红，一跛一跛的走；一只手里，还提着半瓶黄酒。

他看着看着，直看到远远的破塔，已渐渐的看不见了；那荒场上的豆腐花担子，也挑着走了。他于是和天天一样，看见那边街头上，来了四个兵，都穿着红边马

褂：两个拿着军棍，两个打着灯。后面是一个骑马的兵官，戴着圆圆的眼镜。

荒场上的小孩，远远地看见兵来，都说“夜了”！一下子就不见了！街头躺着一只黑狗，却跳了起来，紧跟着兵官的马脚，汪汪的嗥！

他也说，“夜了夜了！爸爸还不回来，我可要进去了！”他正要掩门，又看见一个女人，手里提着几条鱼，从他面前走过。他掩上了门，在微光中摸索着说，“这是什么人家的小孩的姑母啊！”